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六十二回 五里屯女賊漏網 尼姑庵地方泄機

且說姑娘正在教盧珍應允此事，盧珍是至死不應。可巧這個時候趙保進來了。鐵腿鶴一看盧珍，眼睛就紅了，又一看素貞神色不對，故意說：「妹子你的膽小，不敢殺人。」說畢，把刀抽出來，對著盧珍就刺。盧珍把雙睛一閉等死，焉知旁邊有不教他死的。素貞把自己鼻子一捏，把迷魂帕往外一拉，對著趙保一抖，鐵腿鶴身不由自主，撲咚就躺下了。素貞嗤的一笑，說：「相公，你看見了沒有？我對你準是真心實意。咱二人要殺他，不費吹灰之力，你若不點頭，那可是無法。你一定要求死，也叫你死一個心眼口眼。」連說了好幾次，盧珍仍是搖頭。素貞一瞧此事有些不行，又怕迷魂下的那個他要醒來時節，問我因何故將他迷倒，我何言對答？這兩個人總得殺一個才行，姓盧的只好是殺他罷。正猶豫未決，忽聽外邊有人說：「你不用問我四兄弟了，老西倒願意，你跟我去，餓不著你，早晚有你一碗醋喝。」素貞一聽問道：「外面什麼人？」徐良說：「是老西。」你道這徐良從何而至？皆因為金錢堡差走，他就直奔南陽府。這日遠遠看見城牆，遇見一個打柴的，與他一打聽，那人說：「你看見的那城牆不是南陽府，那就是團城子，正經城牆在東邊哪，看不見。」徐良又問哪裡有大店，那人說：「就在這前邊五里新街，俱有大店。」徐良給那樵夫行了個禮，樵夫擔上柴薪揚長而去。徐良進了五里新街，一看人煙稠密，做買賣、推車挑擔的人，實在不少。一直往西，路北有座大店，門前有幾個伙計在板凳上坐著。徐良往裡看了一看，伙計就張羅：「客官住店嗎？」徐良說：「有跨院沒有？」伙計說：「有，西跨院三間上房。」徐良跟著進來，到裡面一看倒也乾淨。啟簾到了屋中，打臉水烹茶，然後吃飯，外帶米醋一盆。徐良說：「餅、饅首、飯一同上來。」徐良飽餐一頓，然後點上燈火，自己吃了半天茶。天有二鼓光景，忽然心中一動，對面就是團城子，此時無事，我何不到團城子走走，把店中伙計叫過來，叫他把門鎖好，吹了燈燭，「我到外邊走走就來。」伙計答應，把門鎖好。徐良出去，直奔團城子而來，周圍一繞，就是東西有兩個大門，此時已然關閉了，地方實係寬大。自己心中納悶：「他一個莊戶人家，如何築得城牆？難道說本地面的官府盡自不管？此中必有情由。本是從北面看起，仍然繞至北面，忽見東邊有一個人，飛也似直奔西北。徐良尾於背後跟下來了，直跟到廟牆，那人並不叫門，竟自躍牆而過。徐良也就跟著上了牆。就見西邊牆上，上來了一個人，山西雁細細一看，原來是艾虎，自己納悶，他怎麼也上這裡來了？遂進了院內，與艾虎打了個手勢。艾虎一見徐良，滿心歡喜。艾虎皆因等盧珍工夫甚大，不見出來，甚是著急，把韓天錦留在外邊，自己進去看看什麼緣故，可巧碰見三哥。二人奔至窗櫺之前，戳破窗根紙，偷著瞧看，單見盧珍在那裡綁著，趙保剛才要殺，就見路素貞一抖手帕，趙保就躺下了。然後又見她與盧珍商議兩個人聯姻的意思，盧珍只是搖頭，姑娘拿刀威嚇，盧珍執意不肯點頭。外面二位英雄暗伸大指稱贊，徐良這才把九尾仙狐叫將出來。艾虎一伸手，從兜囊之中掏出四個布卷，遞與徐良兩個，教他堵住鼻孔，自己也堵住鼻孔。艾虎說：「與這丫頭動手，搶上風頭，小心她那帕子。」你道艾虎這個布卷怎麼這樣現成？皆因是前番雙盜獄的時節，他偷了沈仲元的熏香盒子，直到如今也沒還給沈仲元，故此身邊總帶著幾個布卷，倒是為他使熏香所用，不料此時用著這個物件了。路素貞由屋中奔至院內，說：「你們是哪裡來的狂徒？好生大膽！」隨著把刀就刺。徐良大環刀往上一迎，嗆啷一聲，把她的刀削為兩段。路素貞嚇的魂飛天外，趕忙一搶上風頭對著徐良一抖迷魂帕。徐良往後一閃身，隨說：「你那東西抖別人還可以，要抖老西算在用心機，你不知道我有佛法護身？」路素貞更覺著急。艾虎一擺七寶刀，躡將上來，路素貞正迎艾虎之面，一抖迷魂帕。艾虎一歪臉，說：「我也有佛法護身。」素貞見這帕子不靈，只得往牆上一躡，逃竄性命。不料外頭那個大傻小子等急了，左一個進去不出來了，右一個進去也不出來了，自己扒著西牆往裡看，他身高一丈開外，牆只九尺，看的真切。老兄弟同著三爺與一個姑娘動手，那姑娘往牆上一躡，他就過去雙手一抱，說：「你別走啦！」抱住了，往牆下一拉。徐良說：「別撒手！」徐良往牆上一躡，跟著艾虎也就上了牆，剛上牆，就聽見撲咚一聲，韓天錦栽倒在地，原來早被路素貞用那迷魂帕抖倒。九尾仙狐逃命去了。待等徐良、艾虎下了牆頭，過來一看，韓天錦四肢直挺，人事不省。艾虎說：「三哥先在這裡看著，我進去開了廟門。」徐良點頭。艾虎進來，先到屋中，解了盧珍的綁，掏出口中之物。盧珍一聲長歎，說：「我真是時運不佳，才遇見這丫頭纏繞。」艾虎說：「我去開門。」盧珍點頭，艾虎出去把門開了。山西雁把韓天錦扛進來，到裡邊見了盧珍，與他道驚。盧珍很覺慚愧。那裡現有灌盧珍的涼水，把韓天錦與趙保全用涼水灌醒。把趙保四馬倒攢蹄捆上。

艾虎問：「三哥從哪裡來？」徐良把自己事情說了一遍，說：「我實在沒臉見我弟婦，故此不辭而別，跑下來了。四弟因為何故，你們走在一處？」艾虎就把找三爺，二爺老叫不醒，樹林睡覺遇見四哥的話學說了一遍。徐良說：「我去找地方去，這人準是一個賊。」盧珍說：「不但是賊，這裡還有他的真贓實據，開封府內還等著他結案哪。」徐良說：「我出去找地方，教地方把他交在當官，解往開封府結案。你我先別露面，若要一露面，白菊花要在這一方，他一知道就不好辦了。四弟你說哪裡有真贓實據？」盧珍說：「方才女犯盜來的包袱在這裡，大概失主離此也不甚遠。」

徐良出去，等了半天工夫，方才進來，帶了五六個人來，一個是地方，其餘幾個是伙計。到裡面與盧珍、艾虎相見，道：「這是盧老爺，這是艾老爺，在此處辦開封府要緊的案子，不料碰上了這麼一案，明天把這個叫趙保的交給你們本地官，解往開封府結案，還跑了一個女賊，等著我們慢慢拿獲。此刻我們是不能出頭露面，我們還要在此處探訪，有奉旨的差使哪。」地方朱三連連點頭說：「老爺們只管放心，絕不能把風聲透露。」徐良問：「這廟是官廟私廟？」地方說：「這個廟，是團城子裡東方員外的家廟。」徐良說：「要是他的家廟，你可更別聲張了。」地方點頭說：「老爺們只管放心，是囑咐我的言語，我們絕不能洩露。」徐良又問：「這個團城子東方員外，他有多大的前程？」地方說：「是個武童。」徐良說：「他是武童就住城牆房子，他要是朝中卿相，該住什麼房子！難道說你們地面官也不管嗎？」地方說：「老爺，這個話提起來就長了，焉有不管之理。」徐良說：「既然要管，怎麼由著他蓋城牆房子，這不是要反叛麼？」地方說：「先前這五里街不熱鬧，是南陽西關熱鬧。團城子那裡本叫劉村，姓劉的人多，每逢二八大集。這複姓東方是後搬去的，那財主大的無比，名叫東方保赤。」此時韓天錦可也醒過來了，趙保也醒過來了，無奈是教人家捆住了，暗暗自己後悔，明知這場官司總有性命之憂。徐良又問：「東方保赤怎麼樣？」地方說：「此人家財甚厚，又趕上年歲不好，是賣房子的他就要。那個城牆本是個當舖，三年前止當候贖，把舖子關閉了。他就買將過去，就用當舖的那堵牆把他買的那些房子都圈在裡面去了，那個集場市面，也就歸到五里新街來了。先前東西南北四個棧門，他把北門堵塞了。又有人給他看風水，他叫東方保赤，赤者是火，南方丙丁火，見者無處躲，把個南門也堵塞了。知府大人叫錢秀，一上任就親身拜望他去了，見他家有城牆，立刻教他拆，他用了許多銀錢疏通好了。可巧又換了一位知府大人叫錢瘡，到任之後仍是找他。他一想，此事不好，換多少回知府，得花多少回銀錢，便與這位知府拜盟兄弟，哀告知府給他一個執照，作為是住戶院牆，但不應砌城垛口，若要拆毀又無錢壘砌，將來塌陷之時，不許再砌成城垛口的形象。給了他一張這樣的印文，再換知府，就不能找他了。其實他這個城牆歷年修補，一萬年也沒有塌陷之說。裡面還蓋了一個什麼『藏珍樓』，東西兩個門如今連人都不許走了。」徐良一聞此言，就對上房書安的話了。自己想了主意，要到團城子找冠袍帶履，連白菊花帶盜魚腸劍的節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